

10

CBA 赛场裁判
为何被妖魔化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440 期 | 2019 年 12 月 15 日 / 星期日 首席编辑 / 李 纬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hb@xmwb.com.cn

马上评

爱上海

朱光

爱上海,就是无论立足上海,还是上海之外;无论身处上海现在,还是回望上海过去,都热爱源自上海的生活方式——此时,文艺作品,是最好“搬运”的载体。

上海市民文化节发起的上海市民创意创作大赛,此次以“老建筑的故事”为主题,让参与市民在感同身受中自省对城市的情感。从“朱家角席家砖雕的来龙去脉”到“大光明影院忆童年”,从“记忆中的法华古镇”到“新场古镇里的温暖时光”……或是展现出建筑技艺,或是展现美好回忆。人,在建筑和时光里徜徉,有困苦就越能感受到幸福。

上海评弹团到深圳演出,足迹遍及大学、社区。上海是个有历史积淀的移民城市;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后新兴的移民城市。上海人也有不少移民深圳。时间不够长,移民城市的文化精神

就难以凸显。在深圳感受到江南雅韵,确实会“恍如隔世”。这就是评弹团去深圳巡演的意义和价值。让爱上海,但是不住在上海的上海人,依然听得到童年记忆里的余音,如今成为与情感交织的交响和回响。

那些主动参与创作、表演以及组织等工作的人,何尝不也是怀揣着一颗爱上海的心啊!无论是市民还是文艺工作者,均情感绵延沉甸甸!

建筑、道路组成了城市的骨骼,建筑里曾经生活过的人赋予了空间以血肉与生命。“那个老电梯是经常坐的,有栅栏门,一个开电梯的阿姨,手动拉上栅栏门,哗啦啦关掉……”摄影师朱屹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

在武康大楼的童年记忆,他还无法忘记小时候和爸爸去武康大楼领牛奶的场景:“一张牛奶卡领掉后,奶站工人用圆珠笔画一条杠。”。老上海赵慧珠记得幼年时舅舅第一次领她去大光明电影院观看舞蹈史诗《东方红》,悦耳的歌声、优美的舞姿,金碧辉煌气势恢宏的大光明电影院,一下子撞开了小女孩的心门。上海市民文化节“老建筑的故事”市民创意创作大赛颁奖典礼昨天在上图举行,创意小品演活了老建筑里的今昔。

城市的记忆

本次大赛于 2019 年 3 月启动,通过老建筑阅读之旅、“阅读上海笔记”创作作品征集大赛、“阅读城市”摄影大赛、“老建筑的故事”应用开发大赛等一系列活动,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市民通过阅读、讲座、展览、行走……来认知、研究上海老建筑,通过文学创作、摄影创作和数据展示来阅读城市。大赛

与活动引来了不少市民关心上海老建筑、关心故居的故事,重新走进老建筑,挖掘回忆一家几代人在这个建筑或这个街区里的生活经历。老建筑、街区、小镇的变迁,建筑中的生活与环境映照在这些故事里。一段段往昔仿佛一条条记忆的河流,终将汇成城市历史文化的记忆。

崇明老街

投稿的作者中很多都是老建筑或该街区的原住民,或自己的父辈曾经在此生活或工作过,每个故事都是一份弥漫着烟火气、带着温情的记忆。

年逾六旬的杨雨生出生在崇明岛西部的乡野小镇沈家镇,整个家族从制作销售米酒开始,已延续五代,逾 160 年,见证了小镇的兴衰起落。父亲病重期间在病榻上提起老镇的“火拿”、商号等,让他难以忘却。5 年前,他开始准

备结合家史写老街的故事。杨雨生的故事《老街你还会回来吗》记录了老街名字的由来,贯通东西的凉棚走廊,房梁上放置百年都未使用过的民间防火工具“火拿”,车水马龙的经商营生,屋顶上瓦楞沟里的小白花,到现在老街上一批民乐爱好者的袅袅丝竹乐音伴着赶集的乡亲。“老街的古貌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只能在老一辈人的回忆和梦境中。”他留下的是他们这辈人“对这座古老建筑的深厚情感和眷恋”。

消失的地标

薛关钧老人写的是《在福州路上寻觅》,薛关钧的父亲健在时,常与他提起当年福州路上“开明书店”的往事,利用父亲留下的笔记、老照片、开明书店内部资料等,他写成了这个故事。叶圣陶与薛父同年进的开明书店,书店刚开业时,设备简陋,“有人买书,需要叩几下门,方可进来。”开明书店曾为茅盾等左翼作家出版、再版过众多著作。91 年过去了,福州路原开明书店 278 号门牌号已不见踪影,现在是 280 号三开间的“博印堂”文化用品商店。当他重返故地时,店内职员和周边居民皆无人知晓开明书店及这段历史,这促使他尽快写下这篇文章,圆了父亲的心愿。

沧桑巨变,许多地名已经从地图上消失,比如曾经的“滚地龙”药水弄。上世纪 60 年代末,翟笃钧从黄浦江畔搬至苏州河长寿路地段,熟悉了上海滩闻名的“三湾一弄”,“一弄”就是药水弄。上世纪 80 年代药水弄开始动迁改造,翟笃钧采访了两位年近九旬、在药水弄住了一辈子的老人,从他们嘴里得知,逃荒者

用竹子破席在药水厂附近搭个棚遮风挡雨凑合度日,给窝棚起名“滚地龙”是期盼着有一天能有“撑天龙”的居屋。“每天清晨,各种汽笛声此起彼伏。”如今,人们实现了梦想终于住进了“撑天龙”——高层楼房。药水弄的名字也渐渐被人们忘记,翟笃钧希望自己写的《话说药水弄的变迁》能让年青一代记住这段辛酸史。

本报记者 徐翌晨

过去的药水弄



评弹,因采用吴方言说唱弹唱演而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但在上海评弹团全国性的普及推广下,语言,似乎不再是欣赏这门艺术的门槛。上海评弹团携名家响档日前来到深圳,走进剧场、校园和公园里的露天戏台传播江南艺术,留下了许多“第一次”的佳话。

上海评弹团是第一次来深圳进行一系列的演出和普及活动。观众席间有从港澳地区赶来的书迷,有海外留学生,听莺声,九转三回,评弹小组唱、弹词选回、评话选段等多种形式的经典作品让大家深深感受到,原来评弹这么美!

当深圳大学的导赏演出结束,一群上世纪 80 年代从上海、江苏来到深圳的退休老教授眼眶微热。家里一份订阅了 30 多年的《新民晚报》,是他们在异乡思念上海的表达方式。互动环节,团长高博文请观众说出 3 个评弹流派,跨越大半个城市赶来的乐嘉祥老人一口气说了 5 个,“我能说 20 个!教了一辈子书,受益最多的都是从评弹里听来的”。

深圳戏院里,《四大名著》经典折子专场吸引了鹏城众多 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大部分是第一次在现场观看评弹演出。谢幕时,懂经的观众迫不及待跑到台前问:“《四大美人》什么时候来深圳?”

深圳戏院第一次上演评弹演出就收获极佳的票房和口碑,让总经理周昊喜出望外。他说:“明年我们还想再邀请上海评弹团来,在我们的名家名剧月期间待上一个星期,多给深圳观众演一些不同风格的作品。”正在筹备组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曲艺创新发展联盟也向上海评弹团递来橄榄枝。未来,在长三角、京津冀曲艺交流合作的基礎上,大湾区也将有评弹的一席之地。

特派记者 赵玥 (本报深圳今日电)

鹏城感受江南雅韵

从『武康大楼里领牛奶』到『大光明电影院忆童年』
阿拉与老建筑的温暖回忆



■ 当年的开明书店